

鮎埼亭集

一六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二

九夏賦

限韻盛德形容分
樂而序有序

九夏之說杜子春韋昭俱屬附會惟康成以爲樂亡而
詩逸者最是至陳暘鄭樵之說更不可信然吾就本文
繹之尚疑有錯簡焉蓋四夏主祭祀王夏之下卽當接
以夫人祭之齊夏而後及肆夏昭夏四夏主燕享當先
以族人侍之族夏而後及納夏章夏遂終之以緘夏而
以諸公之驚夏附之據儀禮則王夏而下亦未嘗專主

祭祀然周禮所云是以鬼神爲重至燕享則必無居族
夏之先者稍釐定之而秩然矣是則先儒所未及也詞
科同年治所業以是題問因及之

原夫樂事所關鐘師最盛居八音之最先於特懸而釐
正播古調以爲章諧元音而依永溯瞽宗之職掌羣雅
合而成編問詩什之集成大歌誰其克並乃有夏聲之
裔皇擬之九紀之比應事各分乎其目門戶罔差用必
按乎其宜等威以定爾乃八音播管而成聲六律審辰
而分直豫順則天地同和條理則始終合德一趨一步
春容昭元氣之流或陰或陽陶冶藉中聲之力堂上賡

其文明階下資其攷擊每一奏而三章發長言以永繹
體則本乎頌以爲庸音則兼夫雅而有則固非寥寥斷
簡徒以寓其閒情落落短章聊爾鳴其自得者也類物
旣不一而足分曹必用九以成彼夫天子穆穆四昭庚
庚出則取震之迅入則擬艮之貞右五鐘之和黃鐘者
以動告靜而靜皆協左五鐘之和蕤賓者以靜告動而
動不爭太師旣規周而矩折少師亦玉色而金聲蓋表
王度故首隆其禮在祀事尤莫與之京初裸畢亞裸興
坤儀協德璋瓚通靈雍雍肅肅之風觀刑已久僮僮祁
祁之響鳴佩可聽斯惟至德齊於我后所以和聲達於

無形至若既朝服而蒞事期陟降之可憑迎靈保以惠
然張次而侍告工祝於既醉廢徹以行孝孫膺夫壽考
神聽喜其和平若乃嚴在滌於三月虔備物於六牲司
士割羞將明昭其肥腍封人歌舞用敬致其凝承所以
既灌之後必恪大祭之體全烝爾其合上治旁治下治
以展九族之愛卽統天揖時揖土揖以御百國之同當
夫明德懋親之畢集能無嘉肴肥粢以相從瞻天顯而
戚戚紱燕私以融融葛纍之庇本根禮則溯源於祖行
葦之坊踐履樂則同人於宗而或際晝接之康侯蕃庶
之馬用錫咏西來之嘉客萋苴之旅有容報最既嘉其

謹助祭益致其恭茹挹之心所注懷柔之量斯洪迨夫
廓殊禮報豐功釐一秬鬯賜十彤弓宿則文王武王昭
穆之廟拜則周公魯公前後之蹤廣山川於賜履熙名
號於無窮而司樂乃瞿然離席儼然鞠躬謂夫禮飲必
取衷於觚之角累舞或昭罰於戔之童於是歌鐘之聲
泐泐陔鼓之音逢逢無不凜天威之在邇酬執醕而有
終夫天澤判而高卑定冠履殊而上下陳冕則驚呈其
羽袞則龍降其鱗宮縣軒縣之不素八佾六佾之有分
是以讀大射之禮而知夫避王夏之奏必別著夫驚夏
之文蓋期其守欽器之戒卽以綿大啟之助至於肆夏

而下其通用於王朝者固廣卽下逮於五等者亦均而
吾因思夫有周盛時九敍惟歌八風時若求舊人則師
疵師疆問成童則舞象舞勺綏萬邦志類禡之祝詞武
宿夜昭成功於合樂繹靈星而奏絲衣昭先德而歌南
籥薦魚則矢潛流謀廟則陳訪落真極盛之鴻規蓋耿
光之猶昨豈期洛邑之東遷竟致樂章之焚錯用肆夏
而無慙色原於趙孟之荒唐聞三夏而謝行人誰似叔
孫之洽博今則篇章半闕精義空垂學禮誰徵杞宋談
詩空究乎而繁遏渠之分編均屬傳疑之說贖應雅之
遺器誰傳大樂之詞縱有日休之補闕祇同束皙之貽

譏更訝夫長樂之遺書乃以爲妣氏之述著雖國號之
允符於周禮乎曷據言祇合於慎餘書孰傳其墜緒悵
尼父之已遙并蓑弘之莫遇幾紉繹於菁華尚難諳其
節序空沈吟於儀禮之箋疏墨守夫周官之章句而已

聘禮主璋特達賦

限韻比德於
玉無物可稱

若夫天啟瑤華星分井里溫潤而澤者其文縝密而粟
者其理自玉人之善彫遂太璞之漸啟儲神皆山嶽之
精吐氣盡虹霓之比然而用每以獨而尊禮有以少爲
貴必其先百物而徑申乃能越同岑而自遂今夫璧琮
則天地之儀琥璜司秋冬之職或居六祭之最先或分

四時之一德固角立於瑞符之場亦狎主夫明禋之役
獨聘享之所推則圭璋其必特原夫上剡成模射剡著
式體或全而或半色或青而或赤七寸之權四寸之冒
執之則縮縮動容奉之則峩峩生色前朝則照耀山龍
中宮則輝煌綸翟終葵之首屹然紅牙之邸如織是以
四器偕瑑而推爲最崇六幣齊登而讓其獨陟蓋執玉
之有殊也用以聘者爲瑞之致將以享者爲財之餘聘
則昭其典禮之寄享則通其情好之紓是以瑞之先也
推爲國信之重財之繼也等諸庭實之數當夫賈人旣
啟隆儀肅穆擯者告辭讓德紆徐序玷之間所側而受

宰臣之職所捧而趨斯其嚴重莫或並驅詎資束帛以爲之俱彼有加而往德聊以志燕飲之歡娛以視夫令望之簡貴蓋藐乎其弗如且也有藉者裼文以見美而炳無藉者襲質以充美而儲故韋衣以爲之纁絢組以爲之樞五采之須屈垂互用三物之薦蒼赤交於獨孚尹之有美竟緼藉之可除遂歸然而直上并白茅之不需至若幣之各有所屬也錦帛斑爛黼絺炳郁皆足以旅進於庭除正不妨交輝於珍櫝惟夫圭之進也九馬成羣璋之進也儷皮接幅夸梁騶人之種將以昭神駿於遠方抗服不氏之藏或以示嚴威於荒服而置之兩

楹之下莫敢歷階貢之一人之前獨推寶玉斯則以絕
類而愈超因失朋而倍卓苟非品之克軼乎羣抑亦天
之生是使獨故追溯夫謁關人而置對荷請事而停車
入境而布幕歛壇而陳書拭圭拭璋雖同勞上介之違
位退圭退璋已別乎羣幣之交輸及計里而漸近歷三
展而如初斯則致敬而不褻洵僅有而絕無迨夫享多
儀禮備物璧琮實爲致賄之資琥璜亦在進爵之列皆
受之而不返原報享而不竭誰則皮弁而來歸以重大
禮而罔佚主升西階而鉤楹賓負右房而降碣蓋在主
則德不可取而攘猶在賓則禮不可雜而越伊典則之

獨隆豈儕輩之所能彷彿是以列在五等之封獨推三
恪之座以圭代璧而非侈以璋代琮而非叵惟重愛夫
振鷺之旅之有容而深望夫白馬之賓之克荷其人爲
臣禮之所不加斯其貨越常儀而亦可彼求匹於羹羹
或對之而瑣瑣今夫疏食陳而精鑿不施腥魚俎而和
齊俱淨太羹遺味質而彌甘明水遺醴淡而彌永鬱鬯
灌則籩豆徹脯醢薦則牲牢屏一食一就依然至簡之
儀特犢特牲同此無加之敬蓋德產之精有專通而百
材之配總未稱以之比德不亦盛歟

康熙己未詞科先試一日閣臣擬題有圭璋特達賦

或未解其旨尚書新城王公記之池北偶談然所見亦未備蓋特達之義有七凡聘用圭璋旣聘而享用璧琮是圭璋爲國信而其餘爲財一也圭璋無加璧琮則加束帛二也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三也及境展幣圭璋以尊不陳四也六幣中皮馬不得上堂五也旣享受財獨還圭璋以重禮六也若以圭璋施於享則亦與羣幣同受然非二王之後不得用七也尚書但據皮馬一節言之陋矣然余讀唐楊諫賦亦泛指玉言豈儀禮固難熟歟乃別爲賦而疏其大意如此

閣道賦

有序

予觀歷史皆有重閣複道之作何其勞且費也近世始廢之顧昔人以準天象爲詞是特文其侈耳爰爲指其附會之謬

瞻姬訾之列宿兮偉哉飛陛之穹窿連拳及於降婁之次兮承倒影於高墉亘西北之浮雲而不絕兮云是天帝之離宮形罄折而互狎兮勢層累以相從脈忽起而忽伏兮階或卑而或崇蜿蜒有似同宮之天蛇兮迤邐又疑合朔之蒼龍晴煙夾道而杳窳兮初日就道而朦朧紛雄雌之莫認兮誰其爲嬰茀之蜺與美人之虹扼

以都關之兀兀兮護以華蓋之童童架以礪石之髓兮
表以苕華之叢其在下界有似孤竹之懸車兮旌旗飛
度又疑岷山之乘棧兮人馬行空否則城陽道中之崎
嶇兮束版重重北極以之爲輔兮輦路以之得通環以
外屏如堵牆兮備以不虞之路如附庸於時日則在亥
兮定之方中埏陶精類而立物紀兮土木應時而啟公
功立廟則斗分其野兮蓋屋則危肖其容勤事者誰曰
土公吏庀材者誰曰土司空揆八引以正之兮不爽於
東西朔南之景環六星以傅之兮乃及於臺池苑囿之
工客或訝曰愚竊追原夫事始而疑闕道非天家所宜

僕僕也是蓋由於山國之嶒嶸巖險之錯愕三襲之陟
累陳重甌之隙相攪九折之阪魂消左擔之城膽落日
欲展而眩然屨欲前而半卻北斗墮脅而斜行南箕咋
舌而退縮於是始施版築以濟其窮爲登躋以度其曲
使窘步之稍寬或危峰之可蹴固非逞侈心以自雄嫌
坦途爲未足也是以披金石之遺文或銘析里之橋或
表楊母之閣豈其規撫所至八駿之轍未窮東升之磴
首築南山之巔可齊阿房之輦繼疆原廟嗣高寢之遺
梁苑侈平臺之樂雖東都之至簡尚北宮複道之纒屬
曹魏則銅雀金鳳延樓肆其宏規石趙則華林凌霄長

牆師其遺躅直爲徑周爲廓堵如壘窻如幕或運石則

成雷或飛丸則作雹溯揭嶮以上征兮幾乘虛而遐矚

乃反夸神行而不見兮誰則民勞之在膜

據諸史則閣道之築始於

秦然穆天子傳已多山磴是穆滿實先爲之

夫以六宮之星布寧有所謂絕

谷之艱以五府之雲連豈有所謂飛坡之蹙然而駕口

者總以昊天之懸象恣其興作吾讀晉史江道之諫章

心折其爲一士之諤諤也則是宿也得無徒爲汰驕者

之所托歟予應之曰善哉子言聞之足懲顧別有說請

坐而聽夫天帝之於下民亦疲精兮皇極之居曰天營

兮句陳口中乃陟降之所馮兮而且心見則明堂是坐